

MOTHERS PRACHINE ぼくく

妈妈的舌头

齐天大 著

Mother's Tong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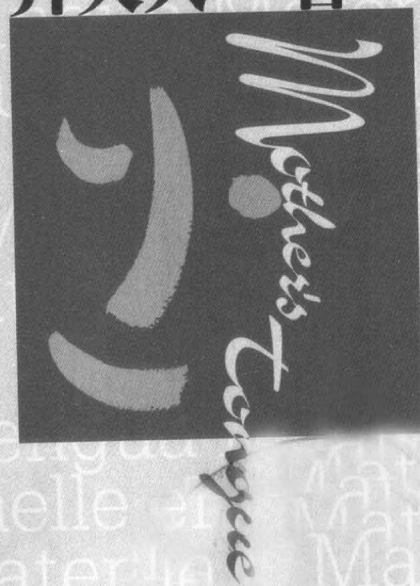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РОДНО́Й ЯЗЫ́К

妈妈的舌头

我学习语言的心得

齐天大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妈妈的舌头：我学习语言的心得/齐天大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7

ISBN 7-5063-1734-6

I. 妈… II. 齐… III. 对比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2117 号

妈妈的舌头——我学习语言的心得

作者：齐天大

责任编辑：唐晓渡

装帧设计：李颖明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380 千

印张：13.75

插页：2

印数：001-8000

版次：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734-6/I·1722

定价：19.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多会一门语言就等于多活一辈子。

——有人说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尊重母语的人

135761/07

自序

一

原本想请个名人给本书做序来着，后来发现除了自己并不认识别的名人（别笑）；还发现但凡请名人做了序的书皮上，名人的名字一般比原作者的都大，也就干脆自序了。别笑啊！

二

生过孩子，却没受过孩子出生时切肤般的疼痛——那本是女人的事，但写完此书后就慢慢都清楚了。

写书、出书、卖书原来比女人生孩子还疼还累，而且 10 个月根本不够。

三

本书的上半部写于加拿大，写于亚洲经济危机之前，写于汉字长城的城外。那时北美人挺看好亚洲也挺怕亚洲，都说下个世纪该是亚洲的世纪，该是作为亚裔移民之一的本人的世纪了。我就起了写此书的念头，想从文字上佐证下个世纪非本人的世纪莫属。

那时本想以汉字长城的易守难攻给书做个辉煌的结尾，然后坐等亚洲人世纪的到来。

后来危机就开始了。那场危机证明，汉字砖墙并没能挡住危机，文字并不能用做阻挡一切外来威胁的屏障。于是本人便失了望，便彷徨了徨，便中途搁笔了。

本书的后半部写于回国之后，写于全是汉字的王国，写于汉字长城的城里。写后一半的时候亚洲既令人失望过，也令人激动过，但后来本人就不再将文明的危机与文字的因素联系起来并随意地为之失望或激动了。因为毕竟文字是文字，文化是文化，文明是文明；文明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化，文化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字。

因为语言毕竟还是语言。

四

不记得有多少人写过学习外文心得的书。在中国，一个人的外文水准是只可意会不可品头论足的，如同意念中别人的老婆。

中国人总爱埋着头私下苦学外文，如同练气功那样，暗中与自己较劲。中国人不愿公开谈论学习外文的心得恐怕是怕招致同仁的不服和挑战，好比蟋蟀不敢轻易露出大牙，担心别的蟋蟀闻讯前来蜂拥寻衅。因此外文学习的心得也如同国人的隐私，如同木匠的手艺，是不便随意袒露给人看的。如此说来本人此书算是犯了大忌，算是得罪了语言高手，何况书中卖弄的是二十几种文字和方言呢！

我真有些担心。

本人在此郑重声明：写完此书的最后一章之后，本人便自觉地将所有一知半解的外国文字全部从记忆中删除，把没练成的半生不熟的功给废掉了——除了舌苔上母语的印记。

请不要来考我。

千万。

五

我是此书的生父，责编唐晓渡先生是它的教父，是他为它做的洗

礼。如果问此书在受洗前和受洗后有何特别超越性的不同的话，那么（除了众多的错别字和错用的标点之外），就是晓渡用镊子将原文中许多“他妈的”都小心谨慎地挑出去了，不仅使本人意外中显得文明了许多，也使整个书的感觉从非常“他妈的”转变为不那么“他妈的”，或一点儿也不“他妈的”了，本书也就能名正言顺地招摇过市了。

感谢晓渡的苦心！

用与他同有的妈妈的舌头——母语，以及与他共有的对中文的痴情。

齐天大

1999/8/12

目 录

自 序	1
听话听声	1
本人是老寿星	13
语言与世界大同	16
学语言与撑杆跳	20
世界上最好学的语言	22
人类语言中的“人妖”	25
为上海话“平反”	30
日文：唯一的组合语言世界	39
中国人“关照”日本人绰绰有余	43
美国人能“关照”日本人吗	47
中国人和日本人真的“同文同种”吗	51
母语：“妈妈的舌头”	57
地球的代言人	67
Opera 的温床——如歌的意大利语	69
北京的方言和北京人儿	72
普通话的盛世	75
拼音文字：跳跃的音符们	82
人类是亚当和夏娃创造的吗	85

无声的绘画——象形文字	88
谁使中国人成了象形文字唯一的继承人	91
方块字的诞生	94
方块字：神奇的魔方	97
如美元般坚挺的 English	101
如 English 般走俏的美国货	104
你学……俄文	107
东西摇摆的俄文和俄罗斯民族	112
太阳永远是太阳	115
失去汉字的中国还是完整的中国吗	119
法语：品貌兼备的上乘语言	124
玛克西姆餐厅的法国大菜岂有不贵之理	127
“Long Live”与“万岁”	132
“英语之角”——80年代中国的“视窗”	136
回眸“八面槽”	138
“外滩之角”遗梦	142
东京的“英语之角”	150
日本人总讲不好英文的理论依据	154
口 音	157
“BE”和“AE”	160
英国人眼中的美国人	162
美音是怎样形成的	170
假大鼻子们	174
90年代的“两个凡是”	178
黑人讲“黑话”吗	181
人种与黑人	186
吃祖先“白饭”的英语专家们	190
北美人说话 = 胡同里赶猪	194
永远大写的“I”	197
“台语”	201

政治的语言和语言的政治	204
德语印象	209
德文：语言中的“奔驰”	212
两种“机器人”——德国人与日本人	217
为什么日本人、德国人倒着说话	221
我为何毅然放弃学习德文	226
西班牙文：如歌的行板	233
佐罗与拉美人的性格	237
美国与古巴——大象与松鼠	240
“搞掂”广东话	244
脏话与精神文明	251
骂人的真理	254
中西骂法赏析	256
“巴格牙路”：世间最肮脏的字眼	260
职业语言戏谈	263
晴海之声	265
菲律宾语：东西方文化血乳交融的文字	267
菲律宾人：全球打工仔	270
杭州话：西子湖畔的笑声	273
孤山脚下祭秋瑾	276
Hebrew、Yiddish：使犹太人复活的语言	283
我会一百万个阿拉伯语词汇	288
会数数的中国人	296
不是人话的计算机语言	303
痛失安南——从越南话想到的	308
越文：汉语拉丁化的皮试	317
上海、巴黎——东西方两颗明珠	321
上海话：东方的巴黎音	325
围着汉字转的“韩轱辘”	328
语法化了的中文文言文	338

韩国人不唱《北国之春》	344
拉丁文：西方的古汉语	348
“刀叉文明”与“筷子文明”的跨世纪对撞	355
被 abcd 冲撞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	359
失去了文言气质的中国	367
东北“淫”的幽默	375
再幽一默	380
山东腔，棒子话	385
东方：围在汉字长城中的迷宫	388
世界语还有希望吗	395
无忌的童言	402
动物语言的意境	407
锣鼓听音	412
Macau 不是她的真姓——澳门日记	417



听话听声

《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曾说：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

这本书中关于语言的故事就是我借着阿庆嫂的耳朵，按照听锣鼓的拍子一拍一拍地听来的。我在二十几年中总共听过不下几十种各个国家的语言和中国各个地方的方言。开始都是被动地听，是被强行灌到耳朵里听的。我曾在加拿大魁北克蒙市的一家工厂里工作，据我和同事的一次不完全统计，那里共有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移民，三十多个种族的人总共会四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又因魁北克本来就有英、法两种官方语言，几百号职工平均每人至少会三种语言，即英语、法语，外加自己的母语。

当我第一天走进那家公司的办公室时，一位印度籍的女同事说她会五种语言。除了会英、法语之外，由于出生并生长在非洲，她会斯瓦西里语；而由于她是印度人，她会印度的 Gujarati 语；又由于她是穆斯林，她可以用阿拉伯语念《古兰经》。会四、五种语言在魁北克不算稀奇，稀奇的是高中程度的她所会的五种语言之间竟有那么大的语系的跨度，从斯瓦西里到阿拉伯，再到 Gujarati！

我还有一位年过六旬的美籍同事，他是法国人和阿拉伯人的混

血，又曾随父亲到巴拿马做生意，被巴拿马人在监狱里囚禁过两年，他在囚禁期间学会了西班牙语。他还能十分熟练地运用德文和意大利文。他的语言区域的跨度也令我叹为观止，从阿语到西、德、意，那是几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

刚刚走进那家公司的我，也可使用中、英、法、日等四种文字，而且还为之沾沾自喜。但那两位同事的语言能力之强，使我顿感语言境界的深奥及其广阔无穷。我为人类对语言潜在的驾驭能力而叹服。因为能够同时记忆四、五种完全不同的文字和文化体系并随时脱口运用那些语言，绝非是一件易事。它意味着几万个不同种类的文字符号和语法结构的随机调换，外加那些字符和语法后面繁杂丰富的文化、宗教习俗和概念。那绝对是必须经由人，也只有人才能完成的体系的调换，是人脑独有的功能，是电脑及其它一切非人脑的运算工具所望尘莫及的。电脑能够机械地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但电脑无法准确地转译那些语言之外的人文概念，无法准确地传达语言所要终极表现的情感以及人的本愿。

语言是上苍赠与人类的恩惠，而能够同时驾驭多种语言更是人类独有的天赋，是一种对人脑的超常规的运用，是将人脑功能推向极限的试验，是一种奢侈、一种恣意发挥的奢侈；是一种享受，享受的是智慧，也是智慧的享受。

我是在遇到那两位同事后才又抱着极大的好奇心进行另几种语言的学习的，是他们告诉了我语言的学习永无止境、学习语言的乐趣和回报是不可估量的。

二

我学语言的方法是学习驴子——支起长长的耳朵听，正所谓“听话听声”。

记得八十年代我第一次到上海时还十分年轻，年轻得胆大心粗。有天晚上在与几个同事一同漫步在狭窄的弄堂里时，忽闻一串悦耳动听却听不懂的沪音，从一户的门窗中传来，而且还带着急促的喘息

声。我好奇心顿起，支起了“驴耳朵”；为了能听得更清楚，我还纵身跃起，试图看一看究竟何人能发出如此动听的声音。谁知正当本人刚刚起跳，还未达到半空之时，后衣襟就被猛地一拽，一下从半空中跌了下来。

那是同行的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年女同志之手，她说：“小伙子，你怎么这么冒失，这简直是小流氓的行为！”

“……？”

“你没听出他们正在做爱吗？”

“……？”我还是没听懂。

中老年同志们都笑趴了下去。

回京以后那段佳话便很快在单位中不胫而走。

可见那时本人是多么的单纯无知，可见本人为了听懂一门方言，在名誉上曾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另一次为倾听人言而付出代价是在巴黎郊外的一列火车上。

那次我等一行三人在一位法国车站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买了一张写有“3”字的车票。我们原以为那是一张三人的车票，但中途路警上来查票时，偏说那是一张第三站台的车票——他当然是用法语。我辩解说由于我们不懂法语所以请了火车站的人帮助买票。他说你怎么不懂法语，你不正与我讲法语吗？我说，不是我不会说法语，而是看不太懂卖票机器上的法语。警察说，那根本就不可能。你怎么能说法语却看不懂法语呢？你在撒谎！

这时我的同伴赶紧拉住我，让我改用英文向警察解释，以证明我的法语的确是半吊子的。我哪里肯？我说难得有一次与法国警察练口语的机会，而且这位警察的巴黎音如此标准，这种机会我绝不能错过。

于是在我一再坚持下那位警察始终用法语与我争吵，并最终送给了我一个“混票嫌疑犯”的罪名，不仅让我们补了两张票，还追罚了两百法郎。

可见学习语言是要付出代价的，驴耳朵练听力是要交学费的！

还有几次在加国魁省本人也面对拉着警笛、开着警车追上来的警察脸不变色心不跳，坚持用刚学了几个月的法语练习会话，并因双方言语上的误解吃了好几张罚单。

其实在写完本书中那篇《我为何毅然放弃学习德文》后，本人又去大学的成人夜校学习了半年的德文，并且同样为之付出了代价。

第一次期中考试时，老师竟然“发现”本人作弊！

本人也在他的提醒下惊愕地“发现”了自己在“作弊”！

——因为考前的几分钟太紧张，我把笔记本打开着压在考卷下了。

于是德国老师便板着德国式的严肃面孔，在全班昭示了本人的“舞弊”行为。

毕生从未作过弊的本人（真的！）顿感受到了千古奇冤！

我站起来大声辩驳道：“第一，本人都有孩子了还会作弊吗？搞假能生孩子吗？第二，本人在其它方面作弊还值得，如出生年月日、如已婚未婚、如是否离异、如有无党派什么的，可值得在自己学习的第八门语言的第一次考试中作弊吗？何况考完这次试后本人根本就无意再报下一级的课，何况你可能会因学生都不及格，或招不满学生而失去这份工作，何况本人很可能毕生再也没有机会使用德文了。本人之所以下班后学习德文是因为在家呆着没劲，是因为移民的生活太无聊，是因为与上司最近感情……”

由于班里的同学也都是有工作有上司的人，听即便一致对本人的辩辞表示赞同。于是有关本人“作弊”并被当场擒获的冤案，十分钟内就在群众中平反昭雪了。

最后只有那位年轻的德籍老师死不改口。德意志人生来意志如钢。

更可气的是在那次考试之后，我和三个加拿大人一同到德国出差

时的遭遇。飞机到港后，我们转乘了一辆公共汽车，车上就只有我们四个外来乘客。本人先将自己会德文的事向三个同伴大吹特吹了一番，然后就热情地与那位德国司机攀谈了起来。我问天气问路程，问家庭背景，总之，把德文考试卷子上出的题目全都用上了。那位司机听我滔滔不绝地说了近五分钟的德语，一句话也没回，一直面色铁青、毫无表情地驾驶着汽车。这下我急了！同事们也在一旁看得莫名其妙。其中一个大笑不止，说肯定是我的德语搞错了调，说成科索沃语了，要不怎么忙了半天，德国人一句话都听不懂，这趟德国算是白来了，带错了翻译！

我听后简直无地自容！这时我突然看见了那位司机头顶上的一行德文大字，禁不住开心地大笑起来。原来那上面写的是“司机不许与乘客说话”！

就这样，在三小时的路程中那个德国司机一直未搭理谈笑风生的我们，始终保持着冷漠的表情，始终纹丝不动、腰板挺直地开着车。那次去德国后我真的彻底放弃学习德文了，因为反正学会了也没有德国人理你！

在我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还闹过不少笑话。

最早的一次是在日本管日本年轻妇女叫“おばさん”（阿姨）。

那是在80年代初，当时国内还没有流行“先生”、“小姐”、“老板”、“打工仔”之类的称呼，除了“同志”以外，就只有“叔叔”、“阿姨”好叫了，还有“师傅”。

然而日本不是中国。日本妇女最最怕人称呼的就是“おばさん”，因为日本人在听到这一称呼后往往会联想到“大妈”，联想到再也嫁不出去的婆娘。

我刚到日本，哪会知道这么多啊？

我只知道见了年长的，哪怕只长一岁半岁的女人，都一律尊称“おばさん”。

我那时才二十出头，所以谁都比我大。

我一叫就是半年。

记得第一次叫的是东京帝国饭店附近一家花店的老板娘，当时我和一位日本同事一起去买花。

那位老板娘站在门口迎客特别热情开朗，但听我叫她一声“おばさん”之后，就再也不热情、不开朗了。

我本来是为了报答她的热情开朗，才打内心深处想到这一称呼的，万没想到她听到后马上做出一副“小姐们要昏过去了”的姿态，紧捂双颊跑回了花店。

同去的日本同事的脸也顿时通红，想说什么又好像碍于中日友谊不好直说，便扔下我跟进了花店，一边连连鞠躬一边连声陪罪，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我当然什么都不知道，我还以为那位“阿姨”真的身体不好要昏过去了呢。

记得后来又叫了许多日本妇女“阿姨”，每次那么叫都能看到一张惊慌的、突变的脸，每叫一次都能听到从背后传来的关于我——一个万人公司中唯一的中国青年的议论，说我说话太不注意场合，等等。我听后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怎么了？我不就是叫人“おばさん”——“阿姨”了吗？

那年代中国人谁不想混个“叔叔”、“阿姨”的称呼听听，谁管我叫“爷爷”、“祖宗”我才高兴呢！

90年代回国后才知道中国也进入“小姐”的时代了，对60多岁的老妇人也不得不以“小姐”相称了。80多岁的人还愿听人叫“大姐”呢！中国的“阿姨”们虽未全部消逝，但“阿姨”的时代已经消逝了。商业时代的女人是不愿听人叫“大妈”的，因为“大妈”已无商品的流通价值；“小姐”还是有价值的，还是没被订出的存货，至于保鲜不保鲜倒在其次要的。

我这才悔悟不该在80年代管日本女人叫“大妈”，尤其是叫那位花店的老板娘。那女人当时还不到30，而且婚配与否并不清楚，很可能那花店本身就是她的“丈夫”，要不她受委屈后为何一头往花店的怀里扑呢？